

2013年香港劇場關鍵詞

去年表演藝術界的確是有些風浪。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首辦「藝評獎」本應是好事，卻在年初公佈得獎名單時，弄出了個和藝評無關的意識形態對質，真正藝評生態的問題被抽空懸置，亦令這個獎的曇花一現似乎成了宿命。如果有機會重生再現，可能於去年10月當選，並剛於2014年上任的藝發局民選新任委員之一盧偉力博士（藝術評論）能幫上一把。

戲劇界別的民選委員黃秋生選前沸沸揚揚地讓藝發局選舉成為了娛樂版的新聞，如果因此能引起更多人對藝術文化的關注亦是可喜。事實上去年藝文消息被媒體關注不在少數，藝發局選舉印錯選票固然令人尷尬，香港芭蕾舞團在「香港舞蹈節」的開幕作品，因技術問題而引發大眾關注本地旗艦藝團運作的模式，亦讓文化藝術長遠發展的深化討論更有空間。

以下歸納幾個2013年與劇場現象有關的關鍵詞，回顧同時亦探索2014的種種可能性。 文：陳國慧

劇場實驗

威爾遜執導的《沙灘上的愛因斯坦》實在令人驚艷，這個創作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品仍然蘊含無窮的活力和想像力，後無來者的傲然不是純粹以形式主義就可以輕易總結，創作人對藝術本質的詰問與探索、對形式追求的開創與開放、對表演狀態的尋問與深化，才令作品得以成為當代經典。香港藝術節在保守的節目策略上，仍然維持其嚴選高質素演藝節目的氣度。雖然威爾遜在過去五年與台北藝術節和兩廳院等已多次合作，甚至是與當地藝術家聯合創作，看起來好像總是讓香港觀眾望穿秋水，但《沙》劇的到臨實在是一次漂亮的轉身，靈光所到處可能是連大師自己也未嘗超越。當台上演員伸手向前直指，大概台下觀眾即時恍然大悟本地前衛劇場進念、二十面體的終極參考。

今天進念的多元發展符合其旗艦劇團的角色，在政府直接資助的框架下既要搬演製作，亦要透過教育和接近大眾想像的演出開拓觀眾群，然而進念的創立者榮念曾畢竟流着實驗的血，去年為其七十大壽而興的《舞台如建築》展覽見證這位本地實驗劇場之父的創作進路，而同步出版的榮念曾手稿亦是鮮見的本地劇場藝術家的私密記錄，是研究榮氏作品、創作觀和文化觀的重要文獻。香港有意識地整理創作文獻的藝團和藝術家不算多，這種視野讓他仍然佔着本地劇場的當眼位置。此外，榮念曾創作的《看不見的城市》去年底在香港演藝學院的上演，對這所一直以傳統方法演技為學習重心的院校來說是很重要的文化功課。小革命能否開拓本地表演訓練的不同可能性，還看是否有空間引介和深化不同的脈絡和系統，榮氏的介入希望只是開始。



文化消費

鄧樹榮在演藝學院任戲劇學院院長期間，引入和探索形體劇場訓練在香港發展的可能性，及後成立自己的戲劇工作室，更專注思考在地實踐的方式。《打轉教室》在這脈絡下讓海外觀眾初嘗港式無言動作喜劇的味道，突破了過往劇場交流的既定框架。作品在海外游轉後，去年在暑假上演兩個多星期，三組演員輪流演出，試驗文化旅遊的發展，開拓平日日場的市場以實驗長壽劇目的展演空間。誠然這個實驗相當吃力，香港遊客目前以內地自由行為核心，遊客背景的光譜傾向單一化，他們專注在物質消費方面是顯見的，而如果要觀看動作流麗精準的娛樂作品，香港並非必然選擇。

目前本地演員表演與編導創作訓練的專注力和配套資源，並不足以讓藝術家投入發展和深化具原創性的本土作品，然而這是發展文化消費背後的重要策略，香港必須思考如何生產高質素而有獨特文化色彩的作品，並且能夠開拓多觀眾光譜的市場，才能突破目前以政府資助為不死錦囊的運作範式。然而本地獨立場地未見有突破發展（如推動主題性策展和建立場地性格），政府場地傾向複製康文服務的模式，西九文化區這片想像的應許之地，在燒完興建場地的錢後是否有後續發展軟件的資源一直是未解決的問題，文化消費尚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PIP文化產業作為先行者打了一場開拓觀眾的硬仗，鄧樹榮去年底展演的《熱血軀體》為其成立形體訓練學校的前奏，則是另一場挑戰本地表演和創作範式的革命，努力中的同志尚有不少，這個城市要多多珍惜。

■《看不見的城市》
香港演藝學院提供



■《誰殺了大象》於2013年5月在上海下河迷倉巡演。
攝影：吳小肥



■陸帕的《假面·瑪麗蓮》
照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節辦事處」提供



■《沙灘上的愛因斯坦》
照片版權：Lesley Leslie-Spinks



新文本

不平易近人的會是所謂的「新文本」嗎？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近年致力探索歐美當代文本書寫策略的可能性，一方面透過搬演進入這些文本的創作脈絡，同時亦開展本地文本形式和內容的多元進路。馮程程作為「新文本工作室」的核心創作和研究成員，她編寫的《誰殺了大象》去年接觸了英國、北京和廣州的觀眾，是這個思考權力與個人取態的知性文本一次相當難得的旅程，亦是本地原創作品累積迴響和經驗的一些獨特角度。劇團關心的不只是本土創作的困局（包括關心的議題、回應的方式與敘事的策略），亦思考如何讓香港文本與國際接軌。

為了進一步思考當代文本創作的潮流和轉向，前進進以劇團的名義在去年底主辦「文本與劇場：廿一世紀發展趨勢」研討會議，是相當有野心的項目，同期並舉行了讀劇、工作坊等活動，意在開拓本地創作人的視野。可惜的是研討會未有吸引太多業界創作人和評論人的參與，或許是大家對所謂當代文本的定義已有既定的想法，對「新文本」仍有很多問號，以致卻步於進一步追探。

這項目受惠於民政局的藝能資助計劃內的計劃資助，而鄧樹榮的劇團運作則受惠同一計劃內的躍進資助。這計劃近年的確推動了不少創新的演藝項目，有些項目是值得長遠推動，但這資助的框架又是否配合着香港整體演藝的策略性發展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否則曇花一現大概又將是宿命。

《遇上1941的女孩》 怕死的勇敢並不美

筆者看了1月19號日場的《遇上1941的女孩》。這劇已三度重演，一般重演多因叫好或叫座，我也是因此而看。《遇上1941的女孩》是本地打造的音樂劇，參與的幕前幕後都是香港人才。1993年首演、2000重演，今次再演已跟首演相距廿年。雖然重新配樂，亦注入新一代玩手機的時尚風潮，局部歌曲亦發揮本地創作人的才華，惟內容不強、劇中振奮人心的場面只是一幕又一幕的煽情，所謂的感動變得薄弱，而處理上亦看不到勇敢自強的訊息。

2014的大學生平因火災逃生回到1941的香港，遇上他經常發夢見到的少女阿彩，而1941年剛是日軍攻佔香港的日子，一班草根群眾如何勇敢面對、抵抗敵人和阿平如何被這段歷史所改變本來是此劇題旨，但無論在劇本或處理上，都不曾抓緊。雖然劇本在日軍攻入後，有大段寫眾人為求生最終一齊勇敢地對抗敵人，不過這份勇敢並非因民族大義、拯救同胞或國難當前而生，甚至不是因守望相助而互相團結，只是因貪生怕死而已，極其量只說出人到了絕處求生的本能。而角色的驚惶叫喊，甚至不是普通百姓的醫生也亂叫亂走，亦只是煽情前的一些準備，到妓院大家姐之死，管家兼打手阿豹的呼天搶地只見煽情，卻不感動。劇本不乏劇味，但卻無張力可言。

另外，對於主角阿平的描寫亦限於表面，他不滿父親為他安排一切，討厭他搵錢至上。但當他回到1941年對着阿彩，就有「你不用明白，只要照做」、又或者到上世紀70年代要買股票，80年代股災前要放；樓價低就買樓、高峰時就出貨，那末他們就會發大達之想法。這樣一個人物豈非跟他討厭的父親一樣？縱然阿平最後回到現實有所不同，但這個角色並不突出。

雖然導與劇本一般，但此是音樂劇，音樂、歌曲與演繹更為重要，而此劇的編曲及主要演出者均理想，局部歌曲亦美妙，但不少太口語化，要朗朗上口不易！ 文：鄧蘭

■《遇上1941的女孩》演戲家族提供



《恨嫁家族》剖開女子婚事

林奕華一直關心女子愛情婚嫁，既寫文、教學討論，還創作舞台劇（如《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他的演出吸引年輕女觀眾，並非無因。這次他的《恨嫁家族》遙遙向電懋公司陶秦導演的電影《四千金》（1957）致敬，更像是遙指前輩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和契科夫的《三姊妹》。

林奕華與編劇黃詠詩讓故事裡的媽媽誕下四個性格鮮明女兒，並把她們置於同一屋簷下，借此談論今天華人社會女子的各種婚姻現實；更設計出一個父親缺席、母親強勢的家庭。這樣的家庭顯然是林奕華作品的一個簽名式，夠狠。劇中五個（連同女管家實際上是六個）女性角色皆重口味。瘋癲的母親、女強人大女兒、浪蕩的二女兒、似能逃過家族詛咒的三女兒與貌似擁有完美婚姻卻另有隱情的四女兒、男演員反串的「人妖」模樣女管家，再加上一堆莫名其妙的男人，組成微妙設計的人物群像。

林奕華與黃詠詩的聯手創作，夠坦白直接，不拖泥帶水。這部四千金婚姻話劇，包含多個狠心事件個案，林奕華在空無一物的舞台上攤開多個女子婚姻案例，技法包羅萬有，除了一向的布萊希特式特點外，今回還用上類似京劇的「自報家門」，也有德國Peter Handke早於1965年便提倡的「反戲劇」影子。

林奕華向來少講戲劇理論，而在《恨嫁家族》中，卻抱着他一直信奉的「辯證法」，以旁白、說話（而有些話我甚至來不及看出是哪個角色說的），或問話來表達事件、劇

情。他刺激觀眾思考，卻不提供答案，他的舞台作品從來不是純娛樂。至於他的粉絲觀眾會否真去思考，屬另一回事。

場刊說，創作過程中，林奕華向黃詠詩講故事，然後她在紐約完成劇本，二人多用長途電話溝通。我看過黃詠詩在研究生時期改編Arthur Miller的《The Crucible》，也看過她改編曹雪芹的《紅樓夢》為《賈寶玉》，和自編自演的《破地獄與白菊花》，她見多識廣具才華，要寫動人的戲不難。可是這次她所完成的較像是長篇故事，而非經營傳統戲劇性場面。林奕華把黃詠詩構思的人物和情節解構，取其骨幹，將之赤裸呈現在現實社會、文化脈絡裡，不只是幅現實浮世繪，更像是個今天華人女子婚嫁辯證論述。他也放棄經營戲劇場面，不要演員在舞台上模擬現實，不要他們製造戲劇趣味，反要他們處於抽離狀態，客觀傳達劇本訊息，並配合台前幕後總策略，來實現整個戲劇工程。

觀眾看戲過癮與否，非林奕華關注重點。他關懷社會，機智展示事件佈局，只為了作系統剖析。道德判斷和答案尋找，他不代觀眾來做。我看他的戲，主要看其表達手法。他總是不按

牌理、別樹一幟，成功與否暫且不論，然而那種預料不到的處理，卻一直可觀。

此外，他的男女演員也有看頭，我看他們如何擔任導演的棋子，實踐他的佈局和策略，如何傳達他的訊息。常有場面我認為屬尷尬情況，而該些演員皆處之泰然，並安然度過，那便是我看林奕華舞台劇其中一種趣味。

文：張錦滿



■《恨嫁家族》非常林奕華提供